

余

遠

危



余克危绘画集

2

油画卷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克危绘画集. 油画. 2/ 余克危绘.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10
ISBN 7-102-03780-5

I. 余… II. 余… III. 油画: 风景画: 写生画—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507 号

余克危绘画集 油画卷2

出 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主 编: 徐震时 谭云森

副 主 编: 张广林

责 任 编 辑: 郝莉莉

装 帧 设 计: 张晓君

责 任 印 制: 张 勇

制 版 印 刷: 上海质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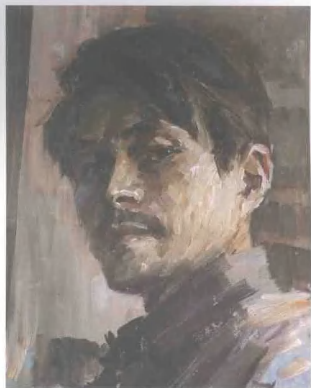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6 年 10 月 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8 印张: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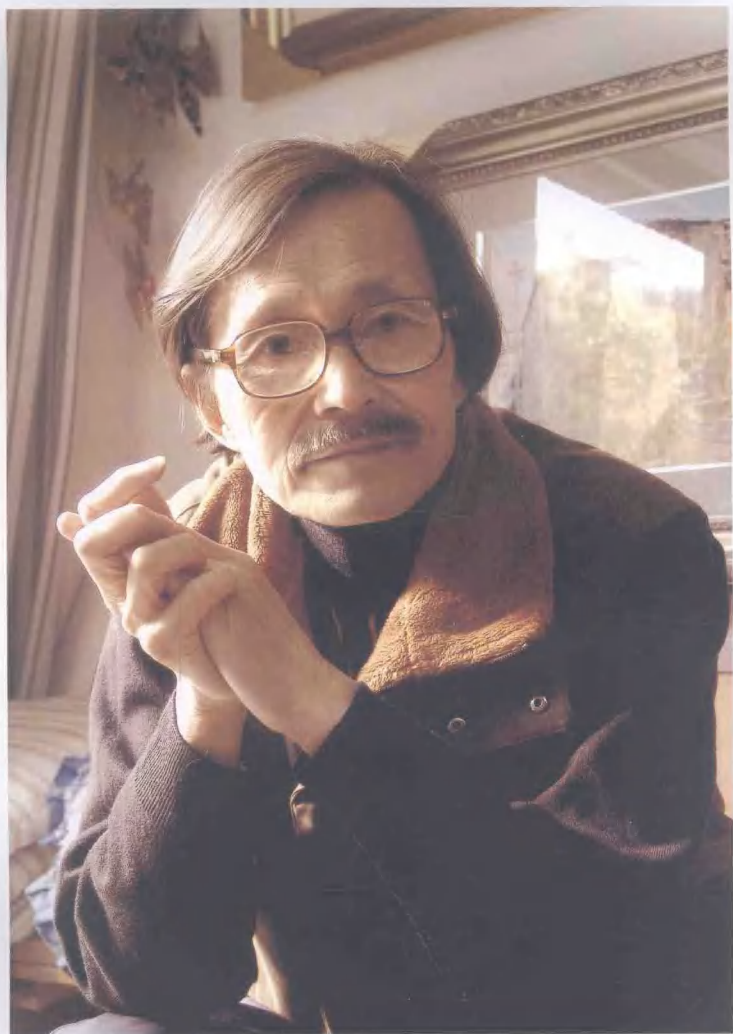
印 数: 1000 册

ISBN 7-102-03780-5

定 价: 500 元



自画像



余克危

余克危的艺术人生

褚 铭

克危嘱我为他即将问世的画册写点文字，几次握笔却只字未著，也许是太熟悉了，反而感到无从下手。浮现在我脑际的是他从学生时代到年近古稀的一个个不同形象：岁月无情，当年的翩翩少年已成了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而贯穿其生命过程之中的却是他对艺术的几十年不倦的孜孜追求。

儿时的克危便喜欢绘画，美术课的成绩总是在全校名列前茅。他初中时的美术老师——后来成为江苏国画院著名画师的余彤甫先生就曾对他寄予厚望，称他必将在学习美术的道路上有所成就。也许是少年时期头脑容易发热，对新奇事物常常充满幻想和激情，懵懵懂懂的他在初中毕业时却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一所外省的航空技校。但等冷静下来，他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还是画画，一时心中苦闷无处倾吐，怀着新中国少年对党的热爱，他壮起胆子向他所敬爱的一位中央首长写了一封充满稚气又敞开心扉的信，诉说了自己心中的愿望，想不到原以为会查如黄鹤的去信却得到了回音，这位全国人民爱戴的领导人支持他选择理想，并希望校方提供方便。这个像美丽童话般的经历使克危如愿以偿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

克危是幸运的。在错过了几所美术院校的招生时间后，1958年，他被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录取。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虽然仅存世四载，却在培养了一批工艺美术人材的同时，也培养了诸如杨明义、刘悲善、马伯乐、潘裕钰等优秀画家，克危当然也在其列。此是后话。当时沉浸在愿望终于实现的兴奋激动之中的克危也许并未意识到，当他佩戴上这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的同时，也就穿上了那双具有魔力的“红舞鞋”，命运将使他在绘画艺术的红氍毹上永远舞蹈而不能停歇，直至生命终结。他选择了理想，选择了快乐，似也同时选择了艰难，这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跋涉和攀登之路。

1959年，苏联造型艺术展览在上海举行，学校颇有见地地组织了全体师生赴沪参观。这次沪上之行对克危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喜爱西洋画的他是怀着朝圣般的虔诚之情踏进展览大厅的，但当他站在那一幅幅自己所敬仰的大师的作品之前，他的心灵还是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撼！他不敢相信这些用颜料和笔触营造构建出来的奇妙世界，这些充满了光影和色彩交织的画面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动人力量。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像是身处梦境般的神话之中，经受了一次神圣的洗礼。对绘画精神的理解顷刻间得到了升华。从此，余克危坚定了学习油画的决心，他要步大师们的后尘，他愿意为此而奋斗终生。在随后的学校分科中，他选择了和油画最为接近的商业美术专业。

学校生活是很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物质十分贫乏，连作画的纸张都无法保证，同学们的很多素描作业都是在灰黄色的再生纸上完成的，有时就到新华书店买进口的苏联宣传画印刷品，翻过来作画。生活上则更是艰难，克危和大家一样常常饿着肚子上课，一只烧饼一壶凉水就陪伴他完成一

整天的野外写生。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不难有此体会的。但克危精神上是乐观的，他充满了从事自己最钟情的事业的快乐。如果说学校将他引进了绘画之门，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将取决于他的毕生努力；如果说学校生活尽管艰苦仍充满了快乐的话，那么上帝将会把人生的种种磨难毫不吝啬地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克危也决不会例外。

1962年，克危以优异的成绩从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决心在油画艺术上继续学习的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同学沈慧珠一起，报考了北京、上海的有关美术院校，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主考老师对他们的录取都很有信心。正当克危期待着迈进美术殿堂的更高学府之际，有关方面却以“不服从组织分配”等“罪名”，一纸公函告到学校，将他们进一步深造之梦击了个粉碎。这一打击使克危一度感到绝望，在无奈地做了“深刻检查”后，虽然保住了“饭碗”，却成了全系统有名的“白专道路”典型。

此时的克危面临着又一次选择，是安分守己当一名玩具厂职工？还是继续在学习油画的道路上坚持不懈？这一次不像少年时期的选择充满花季的憧憬，却开始品尝到了人生的苍凉。继续画画不仅会使他经受“白专道路”“名利思想”等种种精神重压，经济上也将会带来极大的困难。那时他的月薪还不到30元钱，而画油画的开支又是那么巨大，能承受得了吗？不久，他和沈慧珠结为伉俪，一双儿女先后呱呱坠地，一个家全靠他一人收入支撑，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艰苦使人难以想象。直到女儿长大回忆儿时生活时，还觉得小时候最好吃的菜是萝卜干。听到这话，克危心里难免充满了内疚和酸楚。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未退却，仍坚持朝着人生的既定目标一步步前进。那时请他去画领袖肖像的单位很多，他便向这些单位多要一点颜料；买不起画布，则以几分钱一斤的价格，从印刷厂购回印废的硬纸，在上面涂上胶底作画。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克危购回一大捆纸板时露出的灿烂笑容。他早期的大量作品都是画在这种自制的纸板上的。多年后，一名外国画家慕名拜访克危，看到这些画在纸板上的油画后，感到不可思议。

克危勤奋刻苦的精神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笔不离手、刀不离手（后期克危以刀笔作画），至今画作愈万，这在中国美术界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了。几十年来，他为作画走遍了华夏大地，苏州的园林水巷、江南的湖山古镇、西双版纳的寺塔林寨、贵州山区的奇峰秀岩、雁荡匡庐、黄山桂林、长江三峡、大漠敦煌、东海渔岛、北国雪原、九寨沟、青海湖……都一一留下他的足迹。他背着沉重的画箱，为了寻觅最好的风景，常常一个人朝寥无人迹的山路野地走着，往往一走就是几十里。他在烈日下作画，在风沙中作画，甚至在飞雪中作画，使自己成了一个雪人……他攀山越岭、风餐露宿、饥饱无定，就像是一个取经路上的苦行僧，甚至还经历了种种险境。有一次在桂林兴坪，为了赶早班渡船，克危摸黑上路，不料连夜暴雨，江水涨上岸来，黑暗中一脚踩空坠入江中，险些酿成悲剧。事后家人朋友大惊失色，他却一笑了之。因为此类故事在他的经历中还有很多。

长期的艺术实践练就了他超凡的写实能力和扎实的基本功，他的作品也渐渐得到美术界和有关方面的认可。时代的前进对价值观有了新的认识，凭着自己出色的成绩和应有的实力，一位仅偶然相交的已经退休的市领导，在观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囑咐宣传部门要关心人才。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国画院里破天荒地有了一个油画家的位置。

此时的克危，技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作品也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当时中央美院的一位领导对他的作品很是赞赏，特别是对他的写实功夫十分钦佩。经院方研究，邀请他去学校举办展览。虽因故未成，但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肯定。他一面作画不辍，一面寻师访友解惑析疑。颜文梁、俞云阶、苏天锡等都

是他多年求教、立雪程门的恩师。说到这方面，不得不提到海粟大师。克危和海粟大师的相识可以说是缘分，也是天意。20世纪80年代初，克危去黄山写生时巧遇海粟老人。白天，克危在山道边观摩大师写生，老人作画时那种高屋建瓴、吞吐自然的气势和飞彩流韵、挥洒自若的风采使他倾慕不已，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感悟。晚上，他带着自己的画作冒昧去大师居处拜谒。不想大师不仅对他的画详加评点，十分赞赏，居然还和这位后辈彻夜长谈，使克危领悟了不少艺术和人生的真谛。从此克危常登门求教，画技画品得到不断飞跃。和大师的交往，对他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克危历经坎坷，但也许上帝认为对他的磨难还嫌不够：正当他的人生和艺术之路渐入佳境之时，更大的生死考验正等待着他。1991年，常感胃部不适的克危突然大量便血，初次就诊的医院作胃溃疡治疗，以后病情一再加重，家人不放心便另觅医途，不料竟确诊为胃癌。由于耽误了治疗，不得不做胃全切除手术，历时三年的化疗又接踵而至，这是克危有生以来一次最重大的打击。朋友们都为克危暗暗祈祷祝福，也担心他能否经受得住这一场生命之旅的重大变故。不料，克危却对这一人皆谈虎色变的绝症等闲视之，保持着十分乐观的心情。本来克危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甘于寂寞，不事张扬，超然物外，从不为世事所累。想不到面对生死，他仍然如此平和，唯一担心的就是从此能不能再画画。术后不久，病体尚未恢复，一面还在治疗一面却又坐到了画架之前。家人遵医嘱劝他切切不可再操劳，他说画画就是自己的生命，如不能画画，生命也就多余了。市里一个“癌友协会”邀他加入，他称病灶已除，与绝症已经“byebye”，笑拒病友的诚请。这种乐观的心态竟也感动了上帝，使生命产生了奇迹！患病至今十四五年，已恢复如常，形体虽然瘦弱，但精神却十分矍铄。更使人惊叹的，这场大病使他对人生大彻大悟，境界有了新的升华，真的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于人于事于世，更加潇洒超然，而由此带来了画风的变化，少了几分凝重拘谨而多了几分飘逸与洒脱，更是从具象逐渐走向抽象，作画一吐胸臆为快，让心灵在画布上自由地奔泻流淌。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想对克危的绘画做艺术上的评判解析，不想为此对他写美文唱赞歌，因为这四卷本的煌煌巨著中的1000幅他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让每一位观者得到自己对画家及其艺术的完整印象和充分感受，见仁见智自有眼界，无须别人赘言。而我只是从画家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中捕捉若干瞬间细节，也许能对大家认识克危有所帮助。在结束本文时，还必须提一提克危的夫人沈慧珠女士，这位当年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长于水粉画，当还在那个禁锢的年代时，一个北欧的画家代表团访华，在某个画展上见了沈慧珠的几幅展品后，便向中方提出要会见这位画风清丽的女画家，并纷纷要求购藏其作品。当时生活拮据的沈慧珠还是借了别人的外衣去履行这次“外事任务”。无疑，她同样应该有美好的艺术前景，可惜的是，后来为了克危的事业，为了照顾他的病体而无奈放弃自己的梦想，为丈夫做出了牺牲。这使我想起了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同窗

刘懋善

记得在十多年之前，有一天余克危骑车到画院，当时他给我的感觉至今仍然印象很深：精力充沛、举止潇洒、身材壮实而匀称。尤其是那条受到当时年轻人青睐的牛仔褲，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的漂亮而得体。作为同学的我见到了他着实高兴，心里还真有几分羡慕。以致后来听说他经检查患有重疾时，我真感到有些难以相信。

我与克危真可谓是同届、同班、同宿舍的“铁杆同窗”了，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我们同住在园林路23号，当时的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狮子林宿舍”。这是一座口字形的老式洋房，现在尽管城市改造后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然而，这幢楼仍被完好地保存着，窗与门仍是原来的质材，地下仍然是原来的磨光石子。看见它，我即会想起自己与余克危，与其他同学一同为大炼钢铁推车送煤，一同到北园田野上去种菜，一同到郊区农村去夏收复种，一同在课堂里苦读的日子。如今，街对面当时为学生提供开水的老虎灶早已不见了，宿舍楼前面的居民旧宅已成了停车场，街对面已是全新装修的茶室、饭馆及古董店，当时低矮的法国梧桐如今已经长到了有三层楼那么高。

余克危与我当时同住在前楼底层的东面，同房间的十来个同学大多来自上海郊县及苏州地区的乡镇与农村。他们带着家人的期望与个人的理想来到这里，他们穿着简朴，生活上的艰苦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位同学从昆山农村家中归来。他将带来的胡萝卜一根一根地塞进每一个已经上床准备入睡同学的被窝。顿时，整个宿舍几乎为此而欢腾起来。关于这件事，同学们至今都难以忘记。然而这是真实的、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人们常说艰苦可以锻炼人，确实如此。那个年代尽管条件艰苦，同学们还是充满热情，勤奋学习，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各方面均有着不断的长进。就在这些同学中后来出现了不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知名画家、工艺大师、大学教授、一级编剧、编审……余克危正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余克危睡的是上床，我正巧在他的对面，至今我仍记得他在微弱的灯光下认真整理画作和速写的情景。枕边上全是画集和书，有些画册是他去上海探望父母时带回的。他每次去上海，除了去书店，也会正巧看到一些画展。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每次上海归来总能带回一些“信息”。在当时的同学当中，余克危算是见多识广的一个了。因为这些，再加他的聪敏过人、勤奋努力，成绩很快就成了我们班级里的前几名，正因为这前几名，也影响了班里的其他同学。至今仍然记得不少同学不论在早晨或星期天拿着速写本去水巷、园林、车站与菜场等地方捕捉对象的形体，锻炼自己的写实能力。当然亦有娱乐的时候，不知克危同学从哪里早就学会了交谊舞，记得一天晚上几个同学在宿舍里竟然捧着凳子跟着他学起了跳舞。学生时代里的许多事总是那么让人回忆。此时的余克危已经慢慢地迷恋上了油画，因为油画的色彩缤纷而诱人，往往总会成为艺术青

年的首选。

现在，余克危已经是一位知名画家了，他擅油画，亦画水墨。色彩表现了他多彩而又充满磨难的人生，水墨蕴藏着他深沉的思索与平常心态。其中“油画写生”则是他从初学油画到走向成熟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油画写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他艺术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闪光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有一天我去看望克危。当时他正住在古市巷菜场边上一个传统的苏州古宅里。走进大门便是一进一进的厅堂，每个厅堂都被隔成了三间，当中为过道，两面便成了住房，住满了人家。出了厅堂走过一条光线很暗的弄弄，然后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楼梯便到了他家的“客厅”。房子虽不大，但因南面有着一排落地的门窗，却显得异常明亮，顿时，墙上挂满的写生作品吸引了我：春晨的水巷、夏晚的池塘、雪后的树林……很快让我进入了一个美丽、迷人的世界。说真的，多少年来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抒怀诗一般的写照大自然的画而了。我一面看，他一面不断从角楼上取下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因为当时条件差是画在硬纸板上的，然而作品本身的引人入胜已经使我忘记了这一点。那天，我几乎看了整整“一墙”与“一堆”的油画写生作品，作品中充分显现了画家对于大自然的熱情，艺术上的素养敏锐的观察力及日趋成熟的油画语言。同学的进步与成绩给我带来了极大愉悦并促使我思考。

写生是画家将自己所见、所感、所想予以表现的艺术手段，亦是熟悉生活记录与积累素材为目的，所以一般写生只要求忠实于生活与对象。然而许多成熟的画家往往由于在写生过程中的感情极度投入和艺术上的潜心追求往往使写生成为了具备较为完整性和独立性很强的作品。余克危的许多写生作品正是如此，他的许多写生本身就是一幅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品。

油画是一个外来的画种，简单来说就是画家使用特别的油彩在画布上来塑造对象的形体、光感、空间和色调，在材料与语言的运用上有着很高的要求。然而许多技巧熟练的画家在艺术追求中激情投入，导致了技巧上独具天才的发挥与升华，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例如许多欧洲印象派大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余克危是这些大师的追随者，在他耕耘的几十年里也常有这样的火花闪耀。应当说在他大量的油画写生作品中出现了不少具有个人独特情感而又别具个人风格，忠实于现实又富有一定个人理念的作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美术教育主要是依照俄罗斯及前苏联的传统方法进行，应当说十八十九世纪在文学、音乐、美术诸领域中，俄罗斯处在世界上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也产生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值得称颂的。美术教育上，特别是在写实素描的整体观察方法和理论对提高年轻画家的基本功有着很大的贡献。余克危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在他的早期写生作品中也大都体现了俄罗斯艺术教育中体现出的整体观念，构图力求完整，色彩上多半倾向于和谐与灰色调。在使用暖色时鲜活而不浮华，在表现冷色时清新且透明，在朦胧中透出清晰，作品似乎让人们嗅到了一种醇香——画家自己的理想寄托。

改革开放之后，国际艺术交流频繁，国外的文化艺术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国内，印象派、现代派、分离派……各种作品不断出现在美术展馆、电视、杂志及画册里，五彩缤纷。这对余克危来说也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尽管他此时已入中年，但仍然拼命地学习与海绵般地吸收，作品的风格很快就有了新的变化。在印象派画家眼里，物体的明暗调子变成了灿烂的色彩，他们使用复杂而多变的色调织成更加丰富的明暗对比——这正是余克危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色彩观念与追求，同时他的油画语言及技巧也愈来愈趋于成熟与完美。

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疾病的无情侵袭及手术、化疗所带来的痛苦折磨着余克危，使其在很长的一段时

间处于无奈的修养状态，即使此时他仍然不断地思考，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画了不少用笔放逸的水墨作品。身体稍好之后，他仍孜孜不倦，创作了不少带有装饰性的典雅而又艳丽的作品，诸如《玫瑰》系列等的油画作品。这类作品源于现实写生，又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艺术个性及精妙的制作技巧，并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如今，社会上的浮躁带来了艺术上的浮躁。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不再面对自然，寻求自己与自然对话，去磨炼自己的艺术感觉，去探求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而是急功近利地去追求所谓“风格”，寻求“市场”。他们忽视写生、忽视艺术追求中的艰辛。在这种时候余克危油画写生作品的出版更有一种新的意义。我钦佩余克危抗争疾病的勇气，钦佩他师法大自然，勤于写生，追求艺术真谛的精神。

图 版





庐山写生



桂林写生



漓江兴坪写生



龙胜写生